

喜剧是人性的热能实验室

□陈彦

喜剧和悲剧从来都不是孤立上演的。当喜剧开幕时,悲剧就流秘地躲在侧幕旁窥视了,它随时都会冲上台,把正火爆的喜剧场面搞得哭笑不得,甚至会提起你的双脚,一阵倒拖,弄得险象环生。我们不可能永远演喜剧,也不可能永远演悲剧,它甚至时常处在一种急速互换中,这就是生活与生命的常态……

小说《喜剧》是以剧团父子三个唱丑演员的几十年唱戏生涯,展开了一段悲喜交加的人生故事。小小舞台,其实永远都牵连着无尽的社会生活投影。红了,寂灭了;五人六了,倒幕背运了;眼见他搭高台,眼见他台塌了……在喜剧演员身上,尤其能显示出这种极具倒错性的怪异况味。当严肃的正剧、悲剧艺术,在以享乐与感官刺激为前提的物欲社会中,渐次退向边缘时,喜剧,突然像炸裂的魔瓶,以各种新奇、诡异的脸谱、身段、嚎头、“喷口”,变幻莫测地粉墨登场了。贺氏父子也从传统的秦腔舞台上退下来,融入到了这场欢天喜地的喜剧热潮中。

喜剧是人类调节生存情绪的最佳良药;喜剧是洞悉人性弱点的一面显微镜;喜剧也是自我反省后会把自己吓一跳的凹凸镜;喜剧还是讽刺敲打他人的一种尚留情面的“投枪”方式;当然,喜剧也是一种抹了“丹顶

红”的欢乐“投毒”;喜剧更是一种比悲剧愈加悲惨无情的“无意义生命揭穿”。试想,一个没有喜剧的世界,该是多么单调、无趣的世界。可喜剧一旦泛滥,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性,尤其是希望把它索成我们的生命日常,那么喜剧就会变味走样,直至轻浮如鱼鳞、浮萍。喜剧在舞台艺术的表演中,尤其强调严肃性。小说中的老丑角艺术家火烧天,一再告诫儿子贺加贝和贺火炬:我们演丑的,在台上流里流气,生活中再嘻嘻哈哈,歪七裂八,没个正行,那就没人可做了。丑角为人类贡献了无尽的喜剧笑料,但一个成熟的喜剧演员,一定具有十分辩证的哲学生存之道,否则,小丑就不仅仅是一种舞台形象了。小说中大儿子贺加贝在喜剧的时代列车上一路狂奔时,就没有逃脱父亲对丑行“魔咒”。弟弟贺火炬却在跌跌撞撞中,努力寻觅着喜剧的沧桑正道。以我对戏剧的理解,喜剧,就是一种最准把握火候的烹炸蒸煎、煎灼生食。

当一个时代,拼命向喜剧演员索要“包袱”“笑点”时,很可能把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逼疯逼傻。可当他们真的“疯掉”“傻掉”时,唾弃最快,决裂最彻底,仍会是捧他的观众。一个娱乐化或者叫泛娱乐化时代,我们都负有责任为喜剧的沦陷买单。我们索求了太多不该索求的“笑料”,而让他们不得不搜肠刮肚地为我们“抖包袱”。



当他们抖尽了生命中最后一根笑神经的时候,我们发现,怎么已置身于如此低俗的环境之中,而会一脚把他们踢开,从而与他们拉大距离,以显示出“高雅追求”与“低俗献媚”之间的分野。无论我们集体拥到台前欢呼,还是唯恐退避三舍不及,都显现出了我们比喜剧演员鼻子上那坨“小白”并不洁净多少的“豆腐干”。

剧场是一个巨大的人性实验室,就像宇宙是科学家探测深空的实验场一样,那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会出现。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,包括真善美与假丑恶,也像万有引力一样,在剧场中会相互作用、牵引;掌声和欢呼声更像是星际之间彼此拉拽的引力与潮汐,会形成越来越不可撼动

的运行轨迹与规律。可也有很多时候,一些左奔右突的小行星,在看似热情备至的拉拽中,就纵身撞向了引力过大的星球怀抱,而招致万劫不复的生命坠毁。这就是既渺小、其精神与想象力又可以大到无限的舞台之诡异。

喜剧演员是为人类制造欢乐的人,人类应该感恩他们。古代宫廷小丑,大概是他们最早表演舞台。当成熟的戏剧,将他们一步步塑造成为越来越为大众所享受的艺术形象时,他们便具有了生命的高贵意义。他们在娱乐大众的时候,也在提示和警醒大众:你们并不比小丑高明、圣洁。那些鄙俗、阴暗、丑陋、邪恶的心理与行为,时时都会闪现,甚至已麻木地深陷其中而不自知。不过是经他们表演出来,在笑声中被吓煞了才有所收敛而已。喜剧永远是警示人类生活的最可口饮品,只有喜滋滋地吞咽下去,才会感到辛辣刺激,后劲十足。

因职业原因,我有幸几十年时常坐在剧场里,感受演员与观众之间那种无比美妙的互动关系。常常突发奇想:喜剧就像蒸汽机,是人性的热能实验室,它能产生无限昂扬亢奋的激情和热量,表现出一种升腾与澎湃的生命气象。而悲剧更像内燃机,外表看似平静,一旦内部驱动,便不动声色地点火压紧了。人的体能、热量不足时,会血糖降低,手足无力。一旦热能过量,又会皮脂增厚、膨大肥胖,并进一

新书 过眼

《飞翔故事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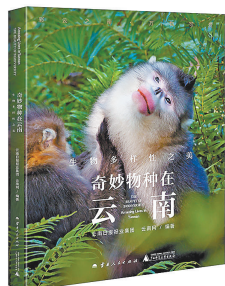
李浩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



很多人都有飞翔梦,而作家李浩运用自己的想象力,还原了四十二种飞翔的场景,故事的主人公有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,也有遥远年代里的国王;有海神波塞冬,也有射掉九个太阳的后羿。在短短的篇幅里,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,心理描写尤其精彩。故事的骨子里有逃不开的“先锋感”,那是故事之外、技法之上的存在,它源于作者思想中的不断进取、不断发现。李浩用奇思异想的神秘再现来回应写作探索的执着追求。

《奇妙物种在云南:生物多样性之美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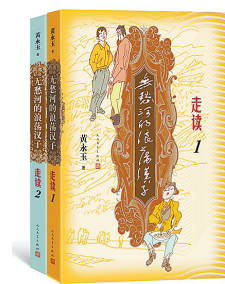
云南日报传媒集团 云南网 主编
云南人民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1年10月出版



该书介绍了我国云南省特有的或极具地域代表性的物种,分为“真菌/地衣”“植物”“哺乳动物”“两栖/爬行”“昆虫/蜘蛛”等六个板块,收录了60种分布在云南境内的珍稀动植物图片,涉及真菌、地衣、植物、鸟类、哺乳动物、爬行动物、两栖动物、昆虫及蜘蛛9大类别,配以生动详实的介绍文字,具有丰富的知识性与极强的可读性,充分展示了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以及魅力十足的生物多样性之美。

《走读》(1、2)

黄永玉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



该书是黄永玉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。已出版《朱雀城》《八年》两部,第三部《走读》继续循着主人公张序子的足迹,描写青年序子在上海找到了“木刻工作者协会”大本营,跟多年仰慕的前辈一起工作,他用心地上着这个艺术和人生的“大学”。在这部“长河”式小说最新章节中,《走读》犹如一曲“流浪艺术家之歌”,将日常生活行止细细写出,有捉襟见肘的困窘、难堪中的失望,却没有哀怜、沮丧,字里行间洋溢着诙谐和幽默。

《七粒扣》

乔叶 著
译林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



该书包含七个中短篇小说,展示作者在抓取生活细节时的敏捷与深度:《给母亲洗澡》写的是给母亲洗澡的女儿一点一点地洗出母亲的过往;《至此无山》里,曾是恋人的中年男女相隔二十年一起爬山,度量彼此生活的轻盈与沉重;《合影为什么是留念》对“合影留念”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小事画上一个问号,进而让读者发现其实“照相”这种小事拉起岁月的渔网,兜起的全是家庭中的重要时刻……

《在东坡那边:苏轼记》

于坚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



该书是著名诗人于坚的散文、摄影作品集,是诗人对诗人的仰望和朝拜之作。于坚用40余年的时间,一次次朝圣苏轼的故乡——四川眉山,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作为当代诗人对于宋代文豪的景仰,穿越千年的尘烟,感受苏轼诗词中的惊涛拍岸。全书以苏轼生平的重要事件和作者的朝圣之路为主线,追寻千古圣贤遗风,体验极致北宋美学,笔墨再现了一种超越性的诗性生命。

读《转世的桃花——陈超评传》(修订版)

重塑一个精神的自我

□付聪

“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,就面临了死亡……它死过之后,就不会再死。”诗人陈超逝世后,关于他的诗学研究并没有随着生命戛然而止,无限的缅怀、惋惜以及思考与剖析,将永远萦绕在文学史上。他的学生兼挚友、诗人、学者霍俊明的著作《转世的桃花——陈超评传》(修订版)(2021年10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)正是其中之一。

是战斗了太久,还是一个思想者不愿再受思想的煎熬?人们失去了诗人,心痛之余不免寻觅他的一切线索,哪怕蛛丝马迹。《转世的桃花——陈超评传》则最大限度地提供了人世间所能找到的关于陈超生前身后的资料。作者霍俊明那浪漫的、诗句般的语言使我们再次触摸陈超的音容笑貌、才情和伤痛,带着淡淡的哀伤和无尽的叹惋,平静地感受心灵的震颤。

对所有不舍、不甘于诗人离去的人来说,这本书正是雪中送炭,人们得以与陈超保持最近的距离,感受诗人的余温,获取些许慰藉。

作者霍俊明一定是一个深情而又善良的诗人,一定像他的老师陈超一样敏感于人生的招徕。透过书中的文字,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哀伤。完成这本著作一定不同于完成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艰苦卓绝,无须用各种理论严密地推敲论证一个学术问题。作者似乎像当年的朱自清先生一样,带着淡淡的忧愁在荷塘月色中散步。回忆、思念、痛惜、不解、迷惘、探索、思考、想象,貌似无序地在他心头翻滚,各种思考像星星一样不停闪着光芒。而这本著作像摄像机一样记录下全过程。霍俊明从事新诗史学和理论研究多年,博杂的知识谱系,厚重的见识积累,与这些不请自来的情绪和思考交织在一起,伴着他饱含深情“吃语”,成就了这部令人感叹的奇书。

是的,这是一部在无意识中完成的有意识的作品。一股不明的力量,一只隐形的手在牵引着他写作。他在幻想与现实、过去与未来、任何

地点以及别人的思维与情感中随意穿梭,读来却那么浑然一体,没有任何凌乱和突兀。这一切来源于真情。霍俊明仿佛就坐在我们对面,他需要倾听,我们需要倾听。他向我们诉说的正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事,我们与他一同沉浸在最想沉浸的氛围里。

霍俊明所熟悉的人们,也正是与陈超最贴近的同类们。此时此刻,霍俊明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他们,向他们探求答案,寻找共鸣。书中陈超的高蹈和苦痛,不同的精神侧面,以及陈超在诗坛、文坛、诗坛评论和教育界的成就、地位和贡献,是众多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共同呈现出来的。于是在霍俊明的笔下,我们看到了当代诗坛、文坛的群像,不自觉地了解到当下的文生态以及文学生态的一个侧面。

真相被揭开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强接受。作者没有回避自己不可遏制的哀伤,这使该书散发着感性情感与理性思考交织的奇特气韵。以至48万字读来都丝毫没有压力,像读一首长诗,哀伤着、思考着,各种情绪涌动着,也美好着。

人们往往乐生而恶死。但逃避永远不是办法,逃避更加深了人们内心对死亡的恐惧,以及死亡给生者带来的痛苦。书中没有

避讳陈超之死,而且剖析、反思非常深入。在这里,熟悉陈超的人们尽情表达对于这一事件的解读以及复杂情感。他们体会陈超的痛,把这种痛挪到自己身上,再联想到人生之痛以及痛苦搏斗的永恒话题上。这已经是哲学层面,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哲学。这种剖析和解读,使人站在更高的维度看待诗人的心理和情感,思考人的精神和生存状态,思考人性的本质。只有通过客观思考,才能产生智慧;只有直视人生的苦难,才能产生无畏和勇气。不能不说,陈超隐没在黑暗中,却留给我们一盏明灯。

就笔者个人而言——一个诗歌爱好者,陈超老师众多学生中的一个,读这本书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自我审视、解剖、洗涤与淬炼,得以重塑一个精神的自我。向死而生,也重是这本书带给读者最大的启迪。

□叶晨

“海并不深,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。”

60年的相守。她走了,他无以忘怀,一笔一笔,用朴实的文字轻轻地诉说他和她的点点滴滴,用朴素的画笔描绘他和她的桩桩件件,用纤毫细致的回忆拂去了时间的尘埃。

2013年,这本小书出版,名叫《平如美棠》,感动千万人。2020年4月4日,饶平如先生去世。在他身后,留存的遗稿编撰成书,名为《平生记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)。

《平生记》可谓《平如美棠》的前传和补记,前半部补足了原先没有写到的与美棠相遇之前的平如的成长故事,后半部详述了《平如美棠》里提到的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故事。

饶平如出身于一个富裕的书香世家,父亲毕业于北京国立政法大学,是有名望的绅士和律师,饶家的孩子过着衣食无忧、安定祥和的生活,接受过良好教育。在饶平如的笔下,在江西南昌陈家桥十八号度过的日子(1929年至1936年),是一段天真懵懂、颇为快乐的时光。

家中缭绕的异香;早餐桌上的梅干菜;办公室里的“白龙金”香烟,因为好奇偷吸香烟被呛到的糗事;父亲投资款打了水漂换回来一堆“垃圾”商品,家人翻检玩闹的场景;在私塾读书,调皮捣蛋,戏弄老先生;撬开抽屉缝,偷拿零花钱;与姐姐哥嫂躲在

厨房,半夜开小灶烧好吃的……诸般种种,令人莞尔。虽然时代不同,我们的童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?饶平如的文字和图画,生活气息浓厚,也勾引起读者的回忆。

日子并非没有阴影,只是那时候,平如年纪还小,小孩子不晓得世事险恶,政局动荡,心念念念,无非就是吃吃喝喝、玩耍游戏,父亲教导为人之道,祖母慈祥地补衣缝裳,母亲教儿女们吟诗,这就是他的世界啊。唯独,当母亲买下灾民女孩双喜时,平如模糊地意识到,还有人生活得水深火热,父母竟然不能庇佑儿女,而他们无能为力,所能做的,也不过就是保持善良,救助寥寥几个人。

生活在这样的家庭,受着这样的教育长大的饶平如,骨子里所浸润的

大时代里的平凡人生

——读饶平如《平生记》



文化,所感染的思想,奠定了乐天知命、坚韧通达的人格。《平如美棠》出版,饶平如在访谈中说:“一个人做人要忠厚,忠厚的人总归是可以持久的。”诚哉斯言。君子如玉,平和冲淡,他采撷记忆的永远是细微的小事,并把它们当作天长日久弥足珍贵的回忆。

黄埔军校毕业之后,饶平如眼见家国家危难而参军,投身抗日热潮。后来,他因这段经历而蒙冤,与美棠、孩子分离二十余年。饶平如不激愤,不怨怒,反而兴致勃勃地讲述、描绘自己和队友修复大坝的各种事迹,讴歌、打号子、拉车上坡、改造工具……细节栩栩如生,图文并茂。

《平生记》讲述的,不过是个人的日常,可是,这近百年的跌宕起伏,这代人饱经沧桑的遭际,使这本书有了厚重的分量。正如现代人想了解古代历史,除了读正史,往往还会查阅一些文人笔记,因为这些随笔具体生动,是更加鲜活接地气的记载。也许,几十年、几百年之后,《平生记》也会被当作这类书籍。依稀往事似曾,文字是记忆的容器,而绘画的在场叙事,让传递更加通畅直观。

阅读饶平如的《平生记》,令人时时想到杨本芬的《秋园》《浮木》,它们是同一类书,读者对这类书籍的热爱,反映了我们对历史和家族的探究与怀想;它们的作者也是同一类人,不管在怎样的困境里,总是保留着善良的心和刚强的气度。

文字上的板眼

——读荆晖《菊坛往事》

□闻章

我生也晚,小荆晖八岁。我们同属河间城北太平庄的娃娃,只是他辈分高,我跟他喊叔。在乡间,谁家孩子若有出息,别人家的大人就会拿他来规整自家的孩子:“你看人家谁谁,多有出息,你看你!”荆晖即是有出息者,我当然也是被规整的一个,但不家用家里人规整,我自己就规整了。荆晖在城里工作,且是要笔杆儿的。在乡亲们眼中,文字是神圣的,与文字打交道的人自然也神圣。那时,我在上学或田间劳作中,偶尔也会看到荆晖回家,在村口或路上推着自行车与人说话。那样的潇洒、干净,在我眼中即是天上的人物。

荆晖先是在县城,后来便到了沧州,在党报当记者,再后来做了公

步导致各种器质性病变。如何找到一种平衡,是生命这个小宇宙的最大难点。喜剧从某种程度上讲,是人类生存智慧的最高表现形式,其结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智性高度,本质上是集体催生的结果,无非是由个别天才表现出来而已。好的喜剧演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生命精华,也可简称为“人精”。他们的智慧高度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。但任何智慧都须有边界,大众在寻找这些天才代言人时,也会胁迫甚至勒索他们,希望呈现出高过期望值的表演,往往悲剧就发生了。

喜剧到底来自宫廷还是民间,还需要进一步发掘考证。而它流传至今的形式,都是以戏剧的标本存在下来的。既然是戏剧,那它就必须回到民间,只有民间那种会心“捧场”并甘愿喂养的形式,才能让它传之久远。我在文艺院团做管理的时候,每每看见民间对喜剧的喜爱和对丑角演员的百般稀罕,就感慨系之:唯有在那里,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生命价值和可贵。喜剧应该成为“致广大”的生命群体乐呵呵围拢来的一簇簇得毕剥剥的热烈而盛大的火光。

悲剧和喜剧的转换都在一瞬间,虽然我们那么爱喜剧,但喜剧并不循规蹈矩,温顺常在。人类唯有敬畏规律、摒弃狂妄、谦逊劳作,方才可能在喜剧方面有所收获。《喜剧》,陈彦著,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,本文为该书后记,有删节。

文化,所感染的思想,奠定了乐天知命、坚韧通达的人格。《平如美棠》出版,饶平如在访谈中说:“一个人做人要忠厚,忠厚的人总归是可以持久的。”诚哉斯言。君子如玉,平和冲淡,他采撷记忆的永远是细微的小事,并把它们当作天长日久弥足珍贵的回忆。

黄埔军校毕业之后,饶平如眼见家国家危难而参军,投身抗日热潮。后来,他因这段经历而蒙冤,与美棠、孩子分离二十余年。饶平如不激愤,不怨怒,反而兴致勃勃地讲述、描绘自己和队友修复大坝的各种事迹,讴歌、打号子、拉车上坡、改造工具……细节栩栩如生,图文并茂。

《平生记》讲述的,不过是个人的日常,可是,这近百年的跌宕起伏,这代人饱经沧桑的遭际,使这本书有了厚重的分量。正如现代人想了解古代历史,除了读正史,往往还会查阅一些文人笔记,因为这些随笔具体生动,是更加鲜活接地气的记载。也许,几十年、几百年之后,《平生记》也会被当作这类书籍。依稀往事似曾,文字是记忆的容器,而绘画的在场叙事,让传递更加通畅直观。

阅读饶平如的《平生记》,令人时时想到杨本芬的《秋园》《浮木》,它们是同一类书,读者对这类书籍的热爱,反映了我们对历史和家族的探究与怀想;它们的作者也是同一类人,不管在怎样的困境里,总是保留着善良的心和刚强的气度。

生活在这样的家庭,受着这样的教育长大的饶平如,骨子里所浸润的

长”,到了退休年龄,局长退了,“局长”没退,非但没退,而且更自由更来劲了。由此,他接触到数以百计的戏曲名家,并跟他们结交成了朋友,他自己也成了不折不扣的高级票友。听说他反串青衣,只是我耳福浅,尚无缘聆听他的音声的曼妙,但我能想象会有多么好。

荆晖的日子锣鼓铿锵,管弦纷繁,音声绝美,真的是有板有眼。但他毕竟是笔杆子出身,有着文人情怀,因此在戏曲的板眼之余,另有文字上的板眼。近年他笔耕不辍,先后写过多篇戏曲方面的文章,出过几本关于戏曲方面的书,《菊坛往事》(中国戏剧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),即是他从亲历的角度,记录梨园诸名家的新著。通过这个,你就能领略到无限的乐趣。有人开玩笑,把“荆局长”喊成“京剧